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七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古文雅正
鄱陽五家集
南宋雜事詩

清 蔡世遠編……………一
清 史 簡編……………二六七
清 沈嘉轍等撰……………四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一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_臣袁懷璞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古文雅正

總集類

提要

_臣等謹案古文雅正十四卷

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別著錄是

集選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

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

詩大雅小雅及爾雅古註疏皆訓為正然史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提要

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

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嫺雅甚都顧野王

玉篇亦曰雅儀也嫺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

已分兩訓世遠盖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

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

勗九錫之文阮藉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簡

牘並列君子恒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真德

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漁洛風雅其持論一準

於理而藏弄之家但充棟架固無人起而攻

之亦無人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

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呀吟

唱以為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

不能袒裼跪拜以為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

茲世遠是集以理為根柢而體襍語錄者不

登以詞為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劉勰所

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

傳誦藝林不虛也或疑姚鉉刪英華為文粹

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

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

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

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

體強半論者不謂其格畧於古體也獨於文

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魚

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

為是集累乎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文雅正原序

文辭之興非偶然也發天地之精華而根之性命易之道陰陽詩之道志書之道事禮之道行春秋之道名分要而論之皆性命之文也周秦以後文士代興顧其流之藝苑載之典籍者是非純駁不能以無辨昔人之論古文也其類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論事曰論理究之辭命議論論事莫不貫於理唯貫於理則內有以闡乎身心意知之微而外有以備乎天下國家之用故夫性命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命之大約而達瞻而精興博而有體要他若倣詭幻怪厄詞蔓衍與夫月露風雲連篇累牘大雅弗尚也予自通籍後備員秘書敬誦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衷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闡發微言蒐羅正學丹黃甲乙炳如日星雖片義單詞悉歸理要其為世道人心計至深遠矣

皇上即位作述相承潛心道奧

綸音疊渙以崇實學敦名教為先務凡以期海內文學

之士不驚聲華而求諸性命也漳浦蔡聞之先生學博而品粹嘗講習鼇峯書院慨然有志于闡閩濂洛之學被

召入京師俾授

皇子經予亦叨廁講席接其言談丰采益以知先生之為人暇時出所選古文若干卷示予予綜觀其目上下二千年中僅收文二百有奇鎮密典則悉合六經之旨而倣詭幻怪風雲月露之詞無一焉所謂合辭命議論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論事而一貫于理者也夫後進之士前事為師而操選家往往漫無主見是非純駁鮮所決擇徒取詞句之瞻美為學者諷誦之資不幾判文章之學與性命之學為兩途使習其事者何所取以為束身檢行之歸歟故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非載道不足以為文雖欲行遠焉可得哉先生遭逢

盛時味道含經博綜子史是文之選也其帙簡其義精而崇實學以黜浮華明理義以祛放誕信足以贊襄

文治津梁後學豈直供文人學士之佔畢而已哉是為序張廷玉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餘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叅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序

三

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以及歷代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羈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

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得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蔡世遠序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序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卷一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惠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治國莫如求賢開基尤爲首務雄才大畧之君開豁濶達如聆其聲後世詞多而意滿矣。漢初文古質中漢以後撲茂

賜南粵王佗書

元年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撲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
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隣國

仁人之言帝王之度簡直寬大出以敦誠故能使倔
强者心服勝武帝數十萬甲兵

議振貸詔

元年

漢文帝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孤獨窮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
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元年

漢文帝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
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讀此二詔皆從胞民與物上發出王者之政也漢文
質美而學不充又無名臣以輔之故所就止此然三

代以下少比

日食求言詔

二年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
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
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
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及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
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
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
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粹然王者之談西京諸詔此為第一○初即位其時
疑故夜拜宋昌為衛將軍今罷之者事已定也自此
無所謂南北軍者矣此是漢文大畧處○史記十一
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於是下詔云云今

詔中只稱晦日食則知望又食者史衍也交食法日

食必在朔望無日食之理間有在晦者歷法誤也○

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詔文亦從漢書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十二年

漢文帝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宣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庶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五

孝悌敦本行也力田敦本業也本行不敦雖足以致譽識者譏其秦越焉本業不敦雖足以致富君子譏其浮薄焉風至戰國澆漓極矣秦并六國戾悍愈甚經漢家培養幾于三代文帝之功也文帝樸厚敦誠詔書近古文侯之命以下無之○案集中高文景詔書詳于漢書者史記特錄日食一詔疏畧之譏有由

來矣

文帝紀贊

前漢書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六

寫出仁厚恭儉如見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元二年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

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更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七

文景並稱然景帝事事不如文帝文帝仁厚非所及也獨恭儉不改文帝之舊耳此詔樸簡令人想見西京風俗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八

武帝學質俱美初年敦尚儒術好賢若渴讀此詔藹然動人其後好大喜功利臣戰將酷吏俱用而民不堪命矣武帝知舉孝廉之闕于治道風俗而不知大用董仲舒君子所為三歎也○高帝制度未遑文景取人惟賢良一科間行耳武帝始舉孝廉置博士設博士弟子五十員六經亦于是時齊出彬彬然盛哉孝廉之科或舉孝或舉廉或並舉孝廉不試以文博士弟子員則送于太常試而官之順帝時孝廉始有試

武帝紀贊

前漢書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推正
卷一

九

漢武可紀處甚多所失者獨用酷吏與利臣耳通鑑譏其繁刑重斂篇末純于褒中用貶確論亦至文也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漢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節尉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

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聰察任術不如文帝淳厚然是時良郡守最多獄亦最慎堪稱中興

項羽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推正
卷一

十

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辜也豈不謬哉太史公列項羽于本紀有不勝憐惜之心亦漢網之寬也斷制極合文氣老潔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惠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法戒昭然以高老閒淡之筆出之又得頌揚本朝之

體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十二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

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閱歷世變垂鑒將來感愴咏歎氣縮神逸孟堅所不能也

諸侯王表序

前漢書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亦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上

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阮脛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然猶枝葉相持莫得

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

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

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

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

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

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下四

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量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十五

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跼首

奉上璽綬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中多本史記原文適逸高老不如子長然班氏加以修飾雕鍊故自縝密典則後幅尤慘淡淒壯○封建之應行與否總不下斷制語而鋪陳事變已悉然觀班氏之意猶以封建為應行者後代論者紛紛余為折其中曰諸侯地不過一縣惟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得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十六

藝文志序

前漢書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

五

謂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也

詩分為四

謂毛氏齊魯韓

易有數家之傳戰

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斯文廢興瞭然指掌簡明有體亦以見向歆父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有功于經學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漢之治道隆而經學昌者舉由于此董子對策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董子所以為一代醇儒厥功匪小也太史公亦知尊孔子贊語數行而無限推尊無限神韻他人千百言不盡者只此了之龍門文章冠絕百代即此可見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九

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

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

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于厄何子

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雅正
卷一

十

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于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

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

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

對晏子薦以為大夫